

## 在古寧頭和著鮮血飲酒

1949年1月，國軍第2兵團司令邱清泉於陳官莊作戰成仁，徐蚌會戰結束，自此長江以北天險盡失，綏靖戡亂局勢轉逆；4月，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侵；8月，國民政府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於臺北成立，轄江蘇、浙江、福建、臺灣、海南五省區，企圖統一東南地域軍政力挽狂瀾；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建政，深濃秋意為內戰中國帶來北風的蕭瑟。當臺灣由日本殖民光復後將屆滿4周年前夕，解放軍第10兵團侵抵閩南廈門地區，國軍據守沿海一隅，進入海岸港口和濱海島嶼寸土必爭的要域攻防戰。隨著大嶝失守後，小嶝及角嶼，相繼為解放軍所據，金門北側屏障盡失，再無憑藉；當10月17日廈門淪陷，金門就此陷入三面包圍之勢，眼看下一步煙硝戰事將直接指向金門，危急存亡之秋，僻處九龍江口的金門，浯潮回眸一衣帶水，牽繫著隨觸即發的台海大戰。「血洗臺灣」、「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挖國民黨的根！」解放軍勝利口號喊得震天乍響，任誰也想不到，國共雙方對中國主權的競奪，竟由此地此時定格，停頓在這樣一個蕞爾小島，任由時光悠悠七十年黑髮白髮青年花甲，過不來也回不去，故事從這裏開始，也在這裏延續！

趕築了一天工事，葉華成全身酸痛，癱坐在132高地上權充連指揮所的土堡裡，就著夕陽餘暉望向對岸，咫尺之隔，9天前剛陷落的廈門清晰可見，看到高地前方沙灘上脫落了履帶的美製M5A1戰車，因為缺乏裝卸工具困頓在海防最前線的突兀影像，雖然戰車營的弟兄仍留在現場警戒，裝備破舊的殘酷事實拌和黃昏慘淡的斜陽，讓秋意涼浸浸滲入他的衣裡和心裏，忍不住對身旁的連長劉德長發起牢騷。

「我還在新加坡時，聽人家談起二戰初期歐洲的法國有個馬奇諾防線，號稱固若金湯，結果一樣擋不住希特勒的坦克大軍，我們搞這重重疊疊一堆子土堡管用嗎？」葉華成嘀咕著。

「噤聲點，這配置可是湯伯恩將軍的日本顧問親自指導設計，專門應用於像金門這樣的島嶼防禦，法國的馬奇諾防線算什麼，二戰時在太平洋戰爭裏，日本人用這樣的工事和陣地，讓多少美國大兵血染荒島？而且在這節骨眼上，你這樣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小心讓政工給聽見，把你當匪諜斃了！」劉連長沉聲提點

了幾句，兀自點起一根菸吞雲吐霧起來，白煙困頓裊繞在土堡裏揮之不去，濃得像愁。

葉華成機伶伶撇頭朝土堡唯一的出入口看了一眼，兀自嘴硬回嗆：「怕啥！別做睜眼瞎子了，你沒看見敵人在對岸澳頭、蓮河海面集結了一堆子舢舨漁船，像是要用來捉魚充軍食的嗎？想想解放軍從渡過長江後攻無不克，在這海防的最前線，也就靠你們這批傻流亡學生組的青年軍201師，才敢淌混水冒死來撿敵軍鋒銳，主要部隊都集結到第二線去了，何況這指揮部裏就你大連長和我這個被就地徵來的勤務兵，難不成有鬼？」葉華成應道。

原來在這風雨欲來的大戰前夕，古寧頭因位處金門西側，又是寬廣正面的沙灘地形，最適解放軍大部隊登陸，而海岸防禦作戰其實就是用人命換時間的拘束作戰，能遲滯敵人從上岸到完成整隊的時間愈久，愈能集中第二線機動兵力以優勢殲敵。因為如此，這必須抱定「死戰到底」決心的艱鉅任務，就落在201師頭上，這支隊伍的特色是年輕、素質好，全由流亡學生和知識青年組成遠比剛從大陸東南撤退的其他部隊要好管理。但雖然號稱一個師實際卻只有二個團，還缺編一個團，所以從移防金門西半島後，面對遼闊的防禦線，只好就近徵集駐地附近村民編組訓練，協助一些工事雜役，這也是葉華成出現在這裡的原因。另外因為勘亂局勢轉逆，前日本陸軍中將根本博為感念國民黨政權在抗戰勝利後，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之國策，而與部屬秘密前來臺灣，擔任福州綏靖署代主任湯恩伯將軍的私人軍事顧問，提供防衛金門的相關建議，這種運用眾多小型土堡占領制高點列陣使敵人無法直線進攻，讓劣勢守軍得以負隅頑抗待援的海防戰術，就是根本博中將以太平洋戰爭的實戰經驗，特別為201師設計的防禦工事。

「我說您葉大老闆，長我二十餘歲，可別再自稱勤務兵損我了。不過我倒是先提醒你，眼看戰事隨時就要發生，敵眾我寡，你沒經歷過戰爭場面，到時候槍林彈雨的，我可沒辦法顧到你，拜託就好自躲在堡裡，千萬別逞英雄，反正山不親土親，就算共產黨來了也不會把你這本地人怎麼樣。我呢，這條命跟著部隊從山西老家一路退到這裡，算算也該到終點了。」劉連長叮嚀。

「呸、呸！連長您說什麼穢氣話，年紀輕輕，還有大好歲月，別忘了，我們要釀出最好的酒，讓全中國人都愛喝，用香醇甘冽

的酒香幫你反攻大陸。更何況，您看，為了怕戰亂，我還從家裡把我們試釀的那六罈高粱都搬來了，這土堡肯定比我們村子安全。」葉華成看劉連長愁容滿面，連忙以他們共同的釀酒遠景來刺激鼓勵。

初到金門的國軍來自大陸四面八方各個省份，各地的生活習慣風土民情亦隨之不同，形形色色，參差不齊，對明鄭起義後屢屢處於戰事治權更迭的金門百姓而言，一開始確實因為陌生而帶著些警戒性的漠然，但隨著戰事轉逆金門逐漸陷入被包圍孤立的窘況，同島一命反而拉近了軍民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戰亂的因緣際會，讓劉連長和葉華成湊在一塊；劉連長今年剛好 29 歲，祖籍山西汾陽縣杏花村，那可是中國赫赫有名的汾酒產地，家裡祖傳秘方酒麴，從事汾酒製造已有十數代，在地方上也算是個資本主義大戶，當然害怕共產黨財富分享那一套路線，只好從父命跟著國軍向南撤退，算算至今也三年多了，因為家境好對日抗戰時被送到大後方重慶，一路栽培到大學畢業，屬高學歷的知青，才以軍官任用一路升到連長。葉華成雖本籍金門，卻也是個飄泊命，因父親從事橡膠業，所以出生在印尼蘇門答臘，後來到新加坡定居經管父親事業，因為太平洋戰爭新加坡淪陷，事業王國毀於一夕之間；拮据困頓下返回故鄉金門，當時因為金門地方小，土地貧瘠，資源不豐富，就業機會不多，眼見街坊眾多私人釀酒廠，遂一頭栽進這行業，那知原料從米換到麥，酒麴也專程從內地進口，卻屢試屢敗，祖產老本幾乎用罄，轉眼也 51 歲了。半年前劉連長隨部隊移戍金門，算是他鄉遇知己，和葉華成一搭即合經過檢討改進，採用金門以砂土及裸露紅壤土種植的旱地高粱為原料，以劉連長山西家傳秘方酒麴精心發酵，眼前連指揮所裡的六罈酒，就是他們合作的第一批實驗成品。連長與雜役一少一老前者是離鄉背井滿懷思念愁緒，後者是窮困潦倒卻仍試圖東山再起，因著戰亂大時代捲起的滾滾紅塵為背景，高粱酒串接了陌路兩人的生活與生命，泛黃的夕照染溫了戰場土堡，竟有了一個屋簷下的父子家人般難以割捨的情感。

「想也是，這六罈試釀高粱用的酒麴可是我離家前，父親親手交給我，盼我能不忘本，不忘根，不忘家，經過我一路上細心呵護培育延續過海來的，如果一舉成功，酒韻至少也是金門，不

對，應該是神州第一，我雖然逃難背棄父母獨自遠行異鄉，也對得起列祖列宗了。忘記告訴你，在我們家祖祠裏，酒神杜康可是恭恭敬敬被奉祀在上的，如果能夠在金門用祖傳酒麴釀出一款新酒好酒，那可是開宗立派的豐功偉業，足以在族譜內大書特書的呀！」劉連長被葉華成言語所激，加上這一段時間確實灌注不少心力於製酒，大敵當前的壓力轉換為對未來的憧憬，望著那六罈高粱酒，彷彿看著自己的孩子，忍不住透露著驕傲與自信。

「哈哈，我就說，有那經花崗岩濾出的寶月神泉甘甜水質，加上你傳承古法的酒麴，肯定能釀出獨一無二，品質卓越的酒中極品。倒是這第一批六罈酒，等戰事底定，我一定要在我家那大六路古厝內，打地下挖個好窖幫你藏上一罈，等到你結婚大喜之日再拿出來共飲，別忘了是金城51號，雖然家族衰敗年久失修，那古厝可是硬盤盤的花崗岩底子。」葉華成越想越得意。

「結婚？我想都不敢想！離鄉背井跟著部隊轉進由北到南，如今連海都渡了，回家甬提了，明天是生是死都不知道，還能談成家？我們那幾罈子酒，就像是我和老家唯一的牽繫，就算我不在了，你可要幫我把它發揚光大，永遠流傳下去。」一提到終身大事，劉德長連長兜著兜著，話題又轉回對戰爭前景的憂慮，畢竟這三年來隨著國軍沒打過一場像樣的勝仗，如今到了這四面環海的金門小島，要轉進也無路可退，對前途的確樂觀不起來。

「該是讓我們的酒香永世流芳吧！」葉華成打了個哈哈，自己卻也不太笑得出來，又續道：「也別愁了，亂世嘛，世道苦，人心更苦！你也想想我們金門的老百姓，半年前地不肥糧不興，每天煩著一家老小三餐如何溫飽？可現在，莫名其妙戰火燒到自家地頭上，也就和你們軍隊合而為一，只盼共產黨別過來，只盼讓戰亂就此打住。」

「你一個老百姓，突然被部隊徵來當雜役，你不怨？」劉連長把這一陣子在心裡始終憋著的問題，直覺問了出來，畢竟受過高等教育，對他而言，「徵集」不過是「拉伕」的美化用語，本質上都是強人所難。

「有什麼好怨的？能跑的早都離開了，剩下還待在金門的，也只能認命了。我在南洋也碰過戰爭，死了的人不會說話，不需要理由；活著的人要努力活下去，更不需要理由，而是在戰爭中

尋找機會，讓生命延續。」葉華成像是突然被戰爭記憶打開了話匣子，一發不可收拾。

「你想想，當年我在新加坡可是風光風光的，日本侵華戰爭讓我看到機會，在新加坡大肆擴張橡膠買賣，從沒想到一場戰爭毀了新加坡，也毀了我父親開創的事業，結果我才落魄回到故鄉金門，守著老家，也重新回到十多年沒見的妻子懷抱。從我太太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就算多打幾場仗，死了再多人，甚至再毀掉幾個新加坡，只要能把我的喚回來，都是值得的。所以，戰爭裏頭誰是誰非我沒能力去管，我只管要活下去，要過得更好。以前不管日本人還是國民黨，又或是共產黨，誰理過金門，又有誰知道金門？現在突然間來了那麼多駐軍，對我們金門老百姓就是機會只要共產黨打不下金門，駐軍就會留下來，那麼多人的食衣住行就是我的機會。」葉華成確實對劉連長推心置腹，把他生意人的投機觀點大剌剌坦白說了出來。

「你呢，跟著部隊離鄉背井一路慘敗，這場戰爭你又是甚麼看法？」土堡的小而獨立營造了安全的氣氛，葉華成索性直接切入了國共戰爭的敏感話題。

「我在對日抗戰的時代背景下成長，那真是中國人最苦難的歲月，可是撤退到重慶，就算每天躲空襲警報，國民政府還是努力讓我們學生完成了大學教育，百年樹人啊，我看得到自己未來的希望，看得到國家的希望，也總相信苦難會過去。可走了日本人換共產黨變敵人，我們家擺明是資本主義路線，老人家走不了我這剛由重慶回家的兒子，卻不得不跟著國軍走，沒辦法，既然已經被打成反派，只有離開才有機會。」說到這頓了頓，劉連長又點起一根菸，思鄉的愁緒，在火柴點著的瞬間綻開。

「戰爭？尋常百姓有誰願意戰爭？又有誰不知道戰爭就像一張搖椅，坐上去，是足以使國家動盪不休，但永遠不能令國家前進一步？常說歲月不饒人，又有誰知道戰爭比歲月更冷酷，比歲月更無情，添上的白髮比歲月還多，刻下的傷痕比歲月還深，吞噬起人命比歲月還兇？」喃喃複誦著張愛玲「傾城之戀」文中的詞句，劉連長這時已不是連長，他變回劉德長，那個站在肥皂箱上鼓吹抗日捐輸的學生劉德長，那個聽聞日本投降後興奮街頭吶喊的文青劉德長，那個在地方刊物文攻筆伐聲討貪汙官吏的知青劉

德長。

「這場戰爭誰是誰非我沒甚麼看法，但誰在國家最需要安定的時候發動戰爭，誰就是讓如此多人民流離顛沛、家破人亡的罪人。我只想著，只要解放軍打不下金門，就過不了海峽，過不了海峽，臺灣就安全，臺灣的安全，就意味著有許許多多不能接受共產黨思想的人民，有了一個棲身的處所，有了生命的延續，有了未來。」

「打贏了留我們金門定下來如何？別瞧它現在窮荒一片，以我看這麼一場大戰打下來，正好改風水，就像新加坡和香港二戰後就開始發達了一樣，以後穩發，肯定比臺灣還有福利！」劉德長一番寓意深長的言論，雖沒有對自己的政治立場有所表態，卻把對戰爭的厭惡表露無遺，但如此精闢的見解，果然讓葉華成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眼看自己的連長好像被鬼附身般突然高談闊論起來，生意人畢竟厲害，立刻就切換話題。

「怎麼又繞回到我婚事上來，我跟你說正經事呢。」一被打岔，劉德長又回神成了劉連長。

「可我說要回老家挖窖幫你預藏一罈起來也是正經事呀！」葉華成伸冤道。

「別回你家挖窖了，就埋這地方，就埋這地方，下頭也是花崗岩。」劉連長拗不過葉華成，竟然突發奇想因地制宜起來，在這戰亂年代，管得了今天管不了明天，說做就做的確比較實際。

反正手邊現成是部隊工事用具，兩人二話不說，動手就在土堡裡挖挖鑿鑿，從表土砸進花崗石層往下約3尺，選罈酒一起簽名留字畫押，紮紮實實埋進地裡，才草草吃了配給的乾糧，劉連長去巡哨，葉華成也倚著那剩下五罈酒呼呼睡去。

月黑風高，好夢正眠，凌晨1時30分，古寧頭海灘轟隆一聲巨響，有如晴天陡裂走雷霆，撕破了大戰前假象般的寧靜，海岸守備部隊201師的探照燈紛紛打亮，這才看清滿海面黑壓壓的船隻，正利用暗夜高潮渡海突襲，發射挑釁的砲火擊上了海岸線的防禦陣地，預期中的血戰開始了。

大嶝島方向敵人的火炮，像雨點般猛烈轟擊守備部隊陣地，轉眼間探照燈損毀大半，照明功能全失，直到敵軍受阻於陣地沿海岸的鐵絲網前，終於勉強確認了敵蹤。此時警戒於沙灘的戰車

營弟兄對於突現的敵軍，首先以車載機槍發動了反擊的號角，清脆槍響劃破了暗夜中防守陣線原本的死寂，將守軍的緊繃激盪成亢奮情緒，單獨遺留在沙灘上的故障戰車，頓時成了防禦反擊的核心，留守人員以純熟的動作迅捷完成戰車裝彈作業，車長扯開喉嚨喊叫「放」，發火的 M5A1 戰車以咆哮的火力，取代無法前進的履帶，撲向如海潮般湧上的敵軍，彷彿發洩著它被遺棄在沙灘上的怒氣。201 師各據點開始依先前演練的作戰程序，以步機砲、拉發炸彈、地雷與手榴彈聯合轟擊，血肉橫飛中敵軍蟻附而上，進襲的意志被激昂的防禦火網無情輾過，與守軍官兵展開激烈戰鬥，一寸一寸向沙灘上推進，攻防雙方的攻擊與逆襲交替演出，暴屍滲積成一條紅褐色的流沙河，讓亙古定時到訪金門的東北季風見識了人類潛意識中的盲目與獸性。

不知道是因為缺乏登陸作戰的專業知識，或是對海浪潮水的判斷錯誤，讓解放軍藉以運送登陸部隊的漁船和舢舨，甫上岸完成人員卸載，就因為退潮幾乎統統擱淺在古寧頭沙灘上再難動彈這樣的錯誤失算，讓第一批登陸部隊陷入孤軍奮戰，卻意外釀成破釜沉舟式的效果，解放軍中凝聚著一股異常的執著，每個人心中的共識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穿古寧頭沙灘，以順利向金門的中心地區集結。在過往幾個月的交戰經驗，國軍的守備往往是外強中乾一戰即潰，這批只帶了 3 天口糧的攻擊部隊，滿心期待著速戰速決，但隨著作戰時間的推移，執著轉變成傷者的呼號，與屍體空洞眼神的問號，這次不一樣，真的不一樣了。

132 高地位在古寧頭海灘南邊，是左線地區最前緣唯一的制高點，戰術地位重要，也必然是敵人攻擊的重心，所以才會交由劉連長這個 201 師 601 團直屬連來防衛，與埔頭 52 高地的團指揮所相互照應，一直到 5 時 30 分，4 個小時內，132 高地已經遭受到敵軍四波次的突擊，由於當初防禦工事的規劃，是將土堡以類似八卦陣的方式構工，讓敵人的攻擊無法採取直線前進，射口相互掩護避免子彈浪費，且為了因應敵人必然的砲擊，將土堡體積縮小僅配置 2 至 3 人，以避免一發砲彈造成太多人命損失，彼此間除了有線電路通信，與敵對戰時全照預先設計好的射界自行射擊，免掉了指揮程序的繁瑣，也能避免指揮官遭遇不幸時群龍無首的窘況，簡單說，就是讓守軍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本能戰至最



後一兵一卒。在這幾波突擊衝鋒中，衝上防禦線的敵人被 132 高地的土堡陣地機槍火網及戰車砲火壓制又前進，隨著潮水受月球引力牽引慢慢褪下海岸線，這裡的戰事逐漸由高潮上轉趨平靜，裸露的沙灘滿佈著解放軍官兵的屍首，激戰中曾經怵目，鮮血混著海水形成紅褐色的流沙河，如今乾涸成深褐色，一條條醜陋在沙灘上猙獰，對照沙灘上脫落了履帶的美製 M5A1 戰車，奮戰竟夜兀自盤據其間，沉得像頭睡去的熊。

這時敵人的攻勢也在第二線機動部隊開始反攻下，終於趨於和緩，最後甚至停了下來，遍地死屍，讓 132 高地彷彿脫離遠方村落巷戰的廝殺聲，籠罩在一股詭譎的靜謐氣氛之中。葉華成悠悠轉醒，四肢僵硬頭痛欲裂，一時間恍恍然不知身居何處，甚至懷疑起自己是否已成一具沒生命的遊魂？緩緩運動四肢，證明了生命依然存在，這才意會到天色已露曙光，感覺上最漫長的一夜終於過去，或許是出於本能的第六感，或許是逐漸恢復的感官知覺讓他意識到附近有人在竊竊私語，葉華成盡量保持低姿勢由仰臥轉過身，靠眼睛觀察四周狀況。經過一番窺視，猜測自己是跌臥在高地下方靠海灘的雜草堆裏，除了幾具解放軍屍體沒看見其他活人，卻驀然撇見遠方海平面上突現了一支矗立天際的桅杆，還沒會意過來，已快速擴大成一艘戰艦的朦朧影像。

這時候聽到左側有人驚呼：「快用望遠鏡看看！」只聞其聲卻看不到人影，聽來是閩北口音，和金、廈地區通用的閩南語以及駐軍普遍使用的京片子、江浙話或湖南話不同。

「應該是躲在壕溝的敵人！」葉華成心裡這樣想。再深一層思考，他判斷自己已身陷敵營，難道辛苦一場，金門又這樣丟了？

「慘了，是青天白日旗，那是國民黨的軍艦。」左側壕溝有聲音這樣失望的驚呼。

「我們的海軍艦隊來了。」葉華成不禁一陣激動，真想大喊出來。

「只來了一艘船，還不算太糟。」左側壕溝另一個聲音。

「你搞不清楚狀況，國民政府的作戰艦在海上，就代表我們的增援部隊再也過不來，換句話說，像我們這夥還剩下困在金門島上的，前進不得又退不回去，就只有坐以待斃的份了！」另一個聲音在抱怨。



到這會兒，葉華成才總算稍為瞭解，其實戰況是朝著對國軍有利的方向在發展，稍微喘了一口氣，卻又模糊憶起自己昏過去或睡著前，是怎麼了？為什麼會有想哭的感覺？劉連長那去了？驀然想到劉連長，對了，記憶像重新接上電的收音機，回播起最後那一段「...拉發炸彈，危險，你出去！快跑！」然後呢？依稀記得自己被連長推出土堡，接著轟然一聲巨響，接著...他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想哭的感覺了。當下葉華成湧起一股衝回高地上尋找劉連長的衝動，但51歲的年紀不是白活，理智告訴他莽撞不得，旁邊就有解放軍呀！恰巧這時海面上傳來軍艦的擴音器廣播：「各位金門守軍官兵，這是國軍中榮軍艦廣播，勝利就在眼前，不要擔心敵人再有增援部隊，海面上有我們守著，來多少就打多少，金門的未來就在咱們手上，決不能讓匪軍給拿了。」擴音器激昂的喊話直透古寧頭海灘，下一瞬間，轟隆隆的砲擊聲，此起彼落迴響在近處，交織成激昂的交響樂，蠶食著敵人擱淺在沙灘上的漁船和舢舨。趁著這鋪天蓋地的新一波攻勢，葉華成迅速爬到附近的解放軍屍體，扒下軍服就往自己身上套，畢竟身在敵區，先混淆耳目以求自保，後續再趁亂突圍。

換裝完畢，葉華成不忘把自己那頂有青年軍201師識別番號與兵籍名牌的帽子，貼屁股塞在褲子裡，深呼吸一口氣，向左一滾跌入剛剛聽到敵人談話的壕溝裏。

「慘了慘了，我吃飯養家的老本這下完蛋了！」葉華成第一時間搶白大喊。

「你是被徵來的船老大？」不用多解釋，散落在壕溝裏的解放軍，看到葉華成的狼狽焦急樣子，和他的金、廈口音，直覺把他想成了運送部隊登陸的船伕。

此時大嶝島部分解放軍的火炮，原本已停止射擊，現在發現有了明顯目標，逐漸朝向中榮軍艦集中開火。

「有夠倒楣，漁船燒了，這叫我以後怎麼過生活呀！」葉華成繼續哭天搶地加碼演出。

「槍砲無眼哪，命留著就不錯了，比起沙灘上那些屍首斷肢，我們都算運氣好。」壕溝裏有人這樣安慰他。

「希望可以幹掉那艘軍艦，果真那樣，船老大你會開船，我們想辦法弄艘擱在沙灘的船下海，你把我們弄回去。」壕溝裏有人

這樣提議。

葉華成一聽慌了，自己那會開船？正思索該如何回答，順便四顧看了看壕溝內的狀況，粗估大概窩了有百來人的解放軍，不少還是缺手斷腳，一看就是殘兵敗將。

「那還能回去？這一戰眼看吃了個大敗仗，溜回去被當作敵前叛逃不打緊，還把戰敗的責任都歸我們頭上，那就更冤了！」另一人幫葉華成回答了問題，無疑這傢伙所分析的頗有道理，口耳相傳，壕溝裏不時傳出低低哀嘆，塞滿了悲觀。

既然已經順利融入這群暫時被遺忘在戰場角落的解放軍，葉華成忍不住好奇，像某幾個膽子比較大的傢伙一般，偷偷抬頭由壕溝向外觀望，因為兩邊視角被壕溝長度限制住，上面壓著已經大亮的天空，海平面活脫脫像個舞台，正演出著充滿張力的緊張戲碼，那轟隆隆砲聲成了最具震撼的背景音樂，中榮軍艦順著敵火彈著靈活發揮艦船運動能力，如青蛇般靈活的穿梭在驟雨般砲火間，用不斷噴發的主機排煙，喘息著戰事的激烈。

「這海軍真是帶種啊，竟敢單槍匹馬殺入敵陣，活脫脫像三國的趙子龍。」葉華成早年在南洋過得不錯，所以僑社公演的京戲、粵戲，它可是標準的戲票子，每齣戲碼無不牢記。

霎時間，「砰」的一聲突響，解放軍砲火不偏不倚的命中中榮軍艦船艙，船身劇烈搖晃，艦艙不斷冒出炙熱的火光與濃煙，突發場景讓壕溝內的好奇者增多了些，紛紛冒出頭觀看海面上的戰局，渾然忘了自己也是這棋盤中的一子小卒。

「嘎咕！嘎咕！本艦艦艙中彈，救火班速前往搶救。」軍艦擴音器越過海面傳來艦上的緊急廣播，濃濃的緊繃煙硝味中透出鎮定與自信，彷彿那是再平常自然不過的狀況。清晨向西的一面陽光並不刺眼，靠著遠眺，依稀看見船上官兵頂著竄起的火舌高溫架起封鎖線，七手八腳的拉起救火線，水蛇就像傾洩的激流奔向後段災區，灑下的水霧碰上了高溫鐵板，激起陣陣的白霧，在晨曦的照耀下比擬一座座虹彩瀑布，火焰始終抵擋不了四五條水蛇的攻擊，火勢被控制了，可是中榮艦的船艙仍是刻下了一個2尺寬的大洞，就像戰士身上光榮的瘡疤。同一時間，船頭的主砲一直沒有停止，就像隻張牙舞爪的龍，不斷冒出青煙，如魔法般繼續吞噬在沙灘上殘存的漁船舢舨。

「這條船簡直是吹著衝鋒號的突擊兵。」壕溝裏有人望著出神，喃喃自語這樣說著。

「這烏漆抹黑的怪船好似張翼德手持蛇矛怒戰長坂坡，以一擋百。」感情又冒出個京戲迷？

「唉，那是國民黨軍隊的戰車登陸艦，美國人在二戰後給的。」這答話的人還說得挺專業，葉華成忍不住多瞧他一眼，不得了，竟是個解放軍大校，難怪。轉念一想，連這般高階軍官都困在戰場一角成為游兵，解放軍真是敗局已定！

此時兩架空軍戰鬥機快速低空刺穿了金廈水道，直往大嶝飛去，因為解放軍根本沒有空軍，壕溝裏悲觀的失敗氣氛更濃了。隨著戰機飛過，大嶝方面冒起一陣黑煙，解放軍最後唯一還活躍的攻勢象徵，大嶝的岸置火砲陣地，也失去了活動能力。轉眼間飛機又一次越過金廈水道，朝金門中央地區飛去，機砲高亢怒吼著，即使躲在壕溝裏，也能想像那戰機就如鎖定目標從天而降的禿鷹，竄入狂奔如野牛群般敵登陸部隊上空的畫面。

隨著對岸解放軍火砲趨於沉寂，古寧頭戰場就像被遺忘了一般，壕溝裏的落難者向西望穿秋水，海面上除了中榮軍艦新納一艘砲艇共同戰鬥巡弋，期待的援軍果然如預料沒有出現。戰後第一個白天，用時間積蓄著解放軍的大敗，用金門的空間堆疊出國軍的反擊。當夕陽映照海面，轟隆隆低沉的戰車引擎聲由壕溝靠近葉華成這一側傳來，泥土地隨之震動共鳴，在東北風助勢下漫起讓眼睛都睜不開的沙塵，壕溝內解放軍們沒有動靜，就像不願面對追獵者的鴛鴦，又像將要被牽上屠場的牲畜。奮起頑抗？光榮犧牲？還是有別的選擇？時間不停流逝，連伴隨戰車搜索攻擊的步兵彼此對話的聲音都已清晰可聽，壕溝內氣氛緊繃，卻沒人帶頭拿個主意...

「師長，看這光景，132高地雖然沒被攻陷，我的直屬連卻全犧牲了。」一個葉華成熟悉的聲音突然出現。

「唉，不是他們挺了一夜，使敵人登陸部隊無法在灘頭立足，只好放棄搶救讓登陸船舩重新下水的企圖，不然對岸援軍源源不絕一波波過來，戰局如何真的很難預料。」另一個聲音道。

「長官，我們要投降！」葉華成一咬牙，由壕溝內站起來，衝著那熟悉聲音的來源，拼命揮動他那藏在屁股後面一整天的帽子

同時他可以感覺壕溝內一陣騷動，甚至有人用槍已經指著他。

「你！你！你！」原來那是601團團長的聲音，猛然間看到一個解放軍拿著自己青年軍特有的帽子，朝自己猛揮要投降，還死命眨眼睛，他還真傻了，但畢竟久經陣仗，連忙阻止旁邊幾幾乎緊張得要開槍的衛士。再一看，才認出那真是自己團裏的人，葉華成嘛，最早時團指揮所還設在他家裏呢！就這樣，經由葉華成巧妙的穿針引線，一顆子彈不費俘獲了一百多名解放軍。

葉華成沒時間聽長官的讚許和嘉勉，他牽掛連長一天了，不只是因為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劉德長更就是像他的家人。機伶如他，當然不忘先換回早上棄置在旁邊草叢的國軍軍服，並央求團長讓他帶上幾個弟兄，回去土堡看看。可惜因為眼見132高地被打成如此殘破，要有人生還的機率實在太低，更因為掃蕩戰事仍在持續，所以團長僅同意葉華成一個人去探尋戰友的下落。天已近黑，好不容易回到連指揮所頹傾的土堡內，只見劉連長右眼連同上半邊臉被傷得血肉模糊，左小腿也沒了，想是被敵人偷摸過來朝堡內丟了炸藥，卻幸運雙手還活動自如，靠著長年部隊征戰的經驗，已經自己把傷口做了簡單止血處理，一見葉華成安然無恙就露出了笑容，似乎終於了卻一樁心事。葉華成卻早嚇得慌了手腳，喘著氣反射性又跑到土堡外，朝高地下頭狂喊醫務兵可除了噬血而來蒼蠅的嗡嗡聲，卻那有半句人聲回應。

「回來吧，我沒得救了，倒是你行行好，別在那呼天搶地打攪死人了。」劉連長以虛弱的聲音下達命令。

受了一陣子臨時軍事訓練，葉華成聽令後稍稍恢復機伶的理智本色，趕緊回來剩下不到一半的土堡內，脫下上衣象徵性紮住劉連長左腳的傷口，卻發現劉連長早已用止血帶把血止住了。

「連長您撐著點，援軍一定快到了。」葉華成安慰道。

「現在殲敵要緊，我想敵軍可能都潰散躲入村子裡了，決戰時刻誰會來清理戰場辦撫卹？更何況這傷勢就算現在華陀、扁鵲降臨，也難救我一命。我想，我終於可以回山西老家了！」也許厭倦了長期戰事，劉連長平靜語氣裡，竟透露出一絲絲解脫的感覺。

「拜託您別說了，打從我從南洋回到金門，兩袖清風下景況淒涼，這幾年來，您可是我唯一的知心好友。」說著說著，葉華成年已過半百的人竟哭了起來。

「老爹，別在那娘娘腔了，我傷口痛得要命，拜託幫我四處找找拿根菸點起來，另外開罈酒，讓我臨走前嚐嚐我們的作品。要不是還有這樁心願未了，我恐怕早稱不下去了。」想是痛得緊，又或是時間無多，劉連長始終想喝上一杯自己釀的酒，偏是少了一個葉華成，竟這樣拖了一天。

經劉連長這一說，葉華成才發現剩下那五罈高粱酒竟完好無缺，原封不動躺在土堡還算完整的半邊角落裡，正要依連長所求找菸，竟聽到穿過土堡殘骸的腳步聲，一驚之下想要由地上撿起步槍，已經來不及了。

「把槍放下，沒別人了，就我們三個，再打沒意思了。」來人約莫三十餘歲，拿手槍指著葉華成和劉連長，看他解放軍服上的官階，還是個大校。這時候葉華成才想到來人可和自己在壕溝裏待了一整天，就是那位對軍艦頗為瞭解的大校，想是階級太高不敢投降，趁亂混了出來。

「我叫徐博，浙江省紹興市人，華東野戰軍第七兵團二十二軍教導團團長。」解放軍大校先起了頭自我介紹，想要化解土堡裡突然僵硬的氣氛。

「黑夜裡登陸一場混戰下來，我和所屬部隊失去聯繫，遇到的一些戰友也都棄械投降了，我原先想摸上來從高處觀察一下狀況，被剛剛呼叫醫務兵的大喊聲吸引過來，沒想到卻讓我碰到二個酒國同好。」原來這自稱徐博的敵人，已在外窺伺很久了，只是劉連長身受重傷，葉華成又缺乏警覺，才被先發制人。

「別那樣像見鬼似地看著我，告訴二位，從十九歲起我就加入海上游擊隊，在舟山群島打小日本，勝利後勒令解甲歸田，回到老家才發現親人都失散沒了，索性加入共產黨，靠著在海上拼搏練出來的真本事，紮紮實實弄到這個官階，不過那又怎樣？殺日本鬼子時好像有血海深仇，可勝利後看他們投降時哭天搶地的可憐樣，又覺得不像壞人；國民黨軍隊也是，每次會戰，我都怕敵人裡有沒有自己失散的二個親弟弟，想著想著就手軟了。唉，總覺得好人不一定是好人，壞人也不一定是壞人，就看彼此是在什麼狀況下相逢，仗已經打完了，偏這時候在這絕地讓我們三個遇上，沒什麼好人壞人了！」徐博先把地上二支步槍用腳踢到遠處，順便搜了搜二人身上，確定沒有其它武器，也把自己的手槍

關保險丟開，從口袋裡掏出香菸，直接點了根菸讓劉連長用左手拿著，自己也點了一根。

「不是聽你們嚷嚷要開酒？不瞞二位說，我老家可是製酒的，專研女兒紅，在紹興也是小有名氣。沒聽說金門有產什麼好酒，不知滋味如何？」感情這徐博也是個釀酒師，言談間散發著那善飲酒者才會有的豪邁之氣。

「小弟劉德長，祖籍山西汾陽縣杏花村，也是個釀酒師。」劉連長臨終巧遇同行，連忙自我介紹。

「我叫葉華成，本地人氏，眼前這自釀的高粱酒，可是我和劉連長的心血結晶，開天闢地以來第一回要試飲，就給您遇上了想是命中註定，我等三人要共同見證歷史性的一刻。」葉華成眼見沙堡內三人化敵為友，一放鬆就不自禁吹起牛皮來。

「那還等什麼，快開酒，我時間不多了。」劉連長依然惦記要帶著酒香榮歸故里。

葉華成發揮勤務兵精神，快手快腳開了一罈酒，頓時一陣酒香撲鼻而來，拿破陶碗裝了三人共飲，香、醇、甘、冽，酒國世界裡，再沒有敵我之分，三人異口同聲：「好酒！」

「華成，我還來不及娶媳婦傳宗接代，山西老家族譜排到我兒子是『金』字輩，我再取個『龍』字，這高粱酒就像我的延續，有朝一日量產了，幫我在外封上印對金龍，就算我的雙胞胎兒子吧。」劉連長交代。

「遵命！」葉華成泣不成聲，徐博也忍不住拭淚。

「情思渺渺，生要歡，常樂觀，人生如浮雲，散之還復來，豈暇愁？且飲杜康夢風塵。」劉連長將碗內的酒一飲而盡，也許，在他生命殞落的這一刻，塵封的戰爭記憶，將伴隨著酒香葬於塵土塵埃過後，一瓢瓢的寶月瓊漿，微醺了豪邁染血的古寧頭。

戰後葉華成以勸降有功，獲頒六等寶鼎勳章，晉升中士，成了部隊的大紅人，讓他得以趁機向司令官進言，以協助戰地政務增加軍民收入的名義，一秉初衷，創設了九龍江酒廠，也就是金門酒廠的前身。解放軍大校徐博投降後卸了軍職落籍在地，成了酒廠最好的品酒師，和葉華成共同締造了今日的酒國盛譽。七十年戰地烽火淬煉，香醇甘冽的金門高粱酒，享譽國際名聞內地，飲者沒有國共、紅藍綠白、好人壞人之分，大家都是金酒經濟奇蹟

的參與者與貢獻者。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為什麼多年來瓶身設計不斷推陳出新，始終堅持在外包裝面印上一對金龍？更不知道，在古寧頭沙灘上，在「132高地」，還埋著一罈酒，歷史軌跡與煙硝醞釀著酒香，和陳了一甲子多的鮮血記憶。